

吴方言词考

吴连生 著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WUFANGYAN CIKAO

吴方言词考

吴连生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装帧设计 钱伟明

吴方言词考

吴连生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字数 9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ISBN 7 - 5432 - 0292 - 1/K·31

定价: 10 元

前 言

八十年代初，我在翻阅《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时候，发现许政扬先生将“性命失图”的“失图”注为“谋害”，觉得很别扭。因为“性命失图”一语在常熟颇为流行，是从小听惯了的。所谓“性命失图”即指丢掉性命，这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谈了我对这条注释的看法。当时我有一种蚍蜉撼树不自量的感觉。但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回了一信，肯定了我的看法，并许诺在下次再版时将此条注释改正过来。后来再版的《古今小说》（现在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作《喻世明言》），这条注释果然改正了。

而在翻阅《醒世恒言》（出版社同上）时，又发现顾学颉先生将“轩屹刺”注为“高大有力”。我怀疑它错了，但惜无证据。在看了冯梦龙的《山歌》和《挂枝儿》以后，证明了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许政扬先生和顾学颉先生都是很有名的学者，怎么会在这两个词作了错误的解释呢？寻其原因，不过因为它们是吴方言词，两位先生对这样的方言词有着一层隔膜。

一九九二年，《汉语大词典》定稿工作接近尾声，我回到了原单位。但江苏省《汉语大词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还要我做一点扫尾工作，要我审“龙”部稿，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定稿过程中，我发现原稿将“龙毛”一词解释为“龙身上的毛”。我感到这种释义未免望文生义。虽然龙是一种子虚乌有的动物，谁也没有看见过它究竟是什么模样，但只要稍稍涉猎过一些古文献的，恐怕都能知道它满身布满的是鳞片。从一些图

画中我们也可直观地看到龙的形象。并且“毛”作“鳞”讲似乎有方言作依据。如常熟浒浦就把鱼鳞称作鱼毛。原稿的编写者对这条词目的释义明显地没有细加推敲,当然不了解方言词中鳞可称作毛的这一事实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碰上了这三件事情,在以后看书、查阅词典的过程中,脑子中就多了根弦。结果果然又发现了一些大名家注的古籍或者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编的词典,往往出错。我就将这些材料随手摘录下来。到一九九三年,我试着写了第一篇《吴方言词小考》,登在常熟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接着又是第二篇。当时我心中还是惴惴的,所以不敢往外发稿。可第二篇刊出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把我这篇目录辑录进去了。这无疑对我是一种鼓励。后来我又试着向《辞书研究》投稿,《辞书研究》居然愿意刊登,这更增强了我把这件事做下去的信心。

就这样,我持续不断地写,到今年共写了六、七个年头,累积到了可以出一本小册子的字数。于是我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联系,能否帮我出版这本小册子。阮锦荣社长、孙立群书记一口答应,非常支持。阮智富总编辑对稿子仔细地审阅了两遍,提出了不少极为中肯的意见,我都一一遵嘱修改,使本书避免了很多差错疏误。对于他们三位,我表示诚挚的感谢。

以我的水平而言,本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一边在写,一边还是惴惴的。因为自己所知甚少,稿子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疏漏和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

著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目 录

一画

✓对搭拉酥.....	(1)
一羴羴.....	(2)

三画

干圆洁净.....	(2)
土部鱼.....	(3)
上.....	(5)

四画

木大.....	(5)
不刺.....	(6)
牙.....	(6)
牙须.....	(7)
瓦掇.....	(7)
处.....	(8)
毛.....	(8)
夭.....	(10)

五画

布袄.....	(10)
布袋.....	(10)
打棚.....	(11)
田稻.....	(12)
失图.....	(12)

召	(12)
半边	(13)
加以	(14)

六画

扞	(14)
夺脱	(15)
邪气	(15)
吃力	(16)
吃扛馕	(16)
光鲜	(16)
行灶	(17)
杀	(17)
饧糖	(17)
冲头	(18)
𧈧	(18)
那亨	(19)

七画

麦蚕	(20)
赤老	(22)
赤米	(23)
远	(24)
芦稭	(24)
芦蔑	(25)
杜	(26)
杜米	(28)
孛婆	(29)
𧈧	(30)

杯	(30)
轩	(30)
迓	(32)
别	(33)
身障	(34)
役	(35)
邹	(35)
灶下	(36)
阿、乙	(36)
阿姨	(37)

八画

耶耶乎	(37)
其	(38)
茄	(38)
板	(39)
✓板板六十四	(39)
枪篱	(40)
拓累	(40)
担	(41)
雨落	(41)
刺毛	(42)
图书	(42)
哈台	(43)
氛	(44)
受	(44)
肮脏	(45)
放汤	(45)
戕	(45)

实能 (46)

九画

毒 (46)

项 (47)

✓ 胡咙 (48)

垮 (49)

挖塞 (50)

旻 (51)

背 (52)

跏 (53)

哆 (54)

①香 (54)

修筑 (56)

鬼迷 (56)

胎孩 (57)

✓ 怵 (57)

✓ 迷露 (58)

逆舍 (59)

娇寡 (61)

十画

菩芹 (62)

桃 (62)

捺 (63)

撻 (64)

掇 (64)

啖 (64)

✓ 畔 (65)

狼苍	(66)
斋	(66)
唐空	(67)
衰颓	(67)
海	(68)
娘姨	(71)

十一画

掇	(71)
推板	(72)
捻	(72)
掙	(73)
奢遮	(73)
唱喏	(74)
崁	(74)
得	(75)
猪猡	(76)
麻麻	(76)
碱	(78)
婆婆	(78)
恣浴	(79)
弹眼落睛	(81)
绽	(82)
超	(83)

十二画

落解粥	(83)
搂白相	(85)
确	(85)

✓ 翘裂		(86)
断行		(86)
烟		(87)
唆		(87)
✓ 铺		(88)
谿		(88)
✓ 猴子		(89)
馋人狗		(89)
✓ 馋唾		(90)
就		(91)
惛		(91)
棚		(91)
惜		(91)
✓ 游湖		(92)

十三画

谢		(92)
赆		(93)
蓬尘		(93)
粲		(94)
✓ 矮笃笃		(94)
腻脂		(96)
馊		(96)
新妇		(97)
疳瘡		(98)
惛		(98)
惛狡		(99)
煤		(99)
潴		(101)

堪	(101)
夥颐	(102)
跽	(102)

十四画

豪燥	(103)
瘦生	(103)
辣	(103)
暴	(104)
颞	(104)

十五画

墨测黑	(105)
儼	(105)
儻徊	(105)
蹇	(106)
爛	(106)

十六画

趲	(107)
新刳	(107)
儼	(107)
懷	(108)

十七画

微	(108)
懷屑	(108)
豁	(109)

十九画

颞颥颞	(109)
瞋眦	(109)

螻托、兀禿	(110)
𪔐、𪔑、𪔒	(110)
顛顛	(111)
瘡	(111)

二十画

穞麦	(111)
----------	-------

二十一画

囊	(114)
---------	-------

一对搭拉酥

在近现代吴语中，“一对搭拉酥”有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或伯仲之间的意思。例如清程世爵《笑林广记·搭拉酥》：“一日，院中来一阔少，携万金来嫖，妓弃旧迎新，百般贴恋，而搭拉酥（前一嫖客之诨名）亦雅意殷勤。阔少见其和蔼，拉他侧坐相陪。阔少曰：今日席前，我们以联句为令，我先说第一句：倾国倾城世所无。妓曰：贱人全仗贵人扶。阔少曰：用尽万金何足惜。嫖客（即诨名搭拉酥者）曰：明年一对搭拉酥。”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一到明年，你阔少缠头金尽，就会落到跟我一样的境地。近人柴萼《梵天庐丛录·妙判》：“相争者旗鼓相当，一对搭拉酥。”这里的“一对搭拉酥”便是旗鼓相当的意思，也即为伯仲之间的意思。

“搭拉酥”在宋元以后的俗文学中使用频率较高，元一分儿《沉醉东风》曲：“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刺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据《华夷译语》：“酒，答刺孙。”《事林广记》续集卷八：“蒙古译语：酒，答刺速。”由此可见，它是个音译外来词，所以往往字无定形。除了写作“答刺苏”、“答刺孙”、“答刺速”以外，亦可作“大辣酥”。《水浒传》第二四回：“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亦可作“打辣酥”。《说岳全传》第七九回：“我这牧羊城内出的是上等打辣酥，待小的们去烫几瓶来，请爷爷来吃个快活。”

和近现代吴方言中的“一对搭拉酥”有点关系的大概要算下面两个例子了。一是元刘唐卿《降桑椹》一折：“[王伴哥云]白厮赖，他四位长者都回去了，俺两个每人再吃两碗回去罢。[白厮赖云]哥也，俺打刺孙多了，你兄弟莎搭八了俺牙不约儿赤罢。”王伴哥和白厮赖是两个经常靠闯席白吃白喝的无赖。另一是元关汉卿《哭存孝》一折：“[冲末净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米罕整斤吞，”

抹邻不会骑，弩门并速门，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刺孙，见了抢着吃。”李存信和康君立两个是陷害李存孝致死的奸佞。

这两例中的每一对人物，都是在一起喝酒而品行不端者，所以后来形成了称气质相近、气味相投者为“一对搭拉酥”，并且明显地带有贬义，如今天吴方言中说：“格两个赤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真正叫一对搭拉酥。”明显地带有对这两个人鄙夷不屑的色彩。

一 𪔐𪔐

吴方言中称短为一𪔐𪔐。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时三辅吏上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𪔐，莫不笑之。”李贤注：“字书无‘𪔐’字，《续汉书》作‘𪔐’，并音其物反。”衣之短者为𪔐，词义引申，泛指一切物之短，于是另造𪔐字。𪔐和𪔐为一组同源字。

干圆洁净

“干圆洁净”本指谷物干燥、饱满，不含杂质。《元典章·户部七》：“赴仓纳粮米，须一色干圆洁净。”清黄六鸿《福惠全书·钱谷·米色刁难》：“印官不时亲临现场，临面验米色，委系干圆洁净，方准交收。”引申为一点不剩，一无所有。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现代吴方言中此词仍普遍沿用。

土部鱼

吴方言中称塘鳢鱼为土部鱼。塘鳢鱼是它的学名，土部鱼则是它的俗称。现在学名和俗称在吴方言中同时使用着。

“土部”的写法多种多样，例如：

晋崔豹《古今注·鱼虫》：“（江东）呼童子鱼为土父。”宋司膳内人《肉食批》：“每日赐太子土步辣羹。”宋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食饮名件甚多，姑以述于后，曰：酒吹鲚鱼，油爆魷鳞”。宋陈克《阳羨春歌》：“石亭梅花落如积，吐鲛烂斑竹茹赤。”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鳞二·杜父鱼》：“杜父当作渡父，溪涧小鱼。”[集解]引陈藏器曰：“杜父鱼生溪涧中，长二三寸，状如吹沙而短，其尾歧，大头阔口，其色黄黑有斑。”明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下：“吐哺鱼名土附，以其附土而行也；或曰食物嚼而吐之，故名吐哺。”宋程大昌《演繁露》篇目：“土部鱼”。《何典》第七回：“活死人看时，却是五簋一汤：一样是笋敲肉，一样是乌龟炒老虫，一样是白土鲋，一样是乡下乌壮蟹，一样是醋腌来吃的鹤脚上的肉，一碗飞来虾圆汤。”《辞海·土部》“塘鳢”：“亦称沙鳢，土叟鱼。”可能还有其他写法，这里不能尽述。

程大昌认为土部鱼就是先秦典籍中的“鲋”：《演繁露·土部鱼》：“鲋即土附鱼。”也就是说“鲋”才是“部”及其他种种写法的本字，根据这一说法，只有《何典》的作者才写对了。

可“鲋”的传统解释为“鲫鱼”。《楚辞·大招》：“煎鱮臠雀。”王逸注：“鱮，鲋也，”三国魏张揖《广雅·释鱼》：“鱮，鲋也。”（按“鱮”和“鲋”是“鲫”的异文）以后的字书和古文注本亦大多沿袭此说。《庄子·外物》：“周（庄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陆德明释文：“鲋，音附，《广雅》云：鱮，鲋也，鱮，音迹。”宋陆佃《埤雅·释鱼》：“鲋，小鱼

也，即今之鲫鱼。”《说文·鱼部》“鲋”段玉裁注：“王逸注《大招》及《广雅》皆云：‘鲋，鲋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亦云：“鲋鱼，鲫鱼。”《汉语大字典·鱼部》“鲋”：①鲫鱼。②虾蟆。

这样的传统解释我们认为是错的，只有程大昌可谓独具只眼。试证成其说。

一、先秦时期已出现“鰕”字，如果庄子看到车辙中的是“鰕鱼”，为什么定要称之为“鲋”？“鰕”、“鲋”读音相去甚远，不能同声通假。异体字除了意义必须完全相同外，还要求读音必须一样，因而也不可能是异体字。

二、《文选·左思〈吴都赋〉》：“虽复临河而钓鲤，无异射鲋于井谷。”刘逵注：“《易·井卦》曰：‘九二，井谷射鲋。’郑玄曰：‘谷水所生鱼无大鱼，但多鲋鱼耳，言微小也，’（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未找到此段文字）夫感动天地，此鱼之至大；射鲋井谷，此鱼之至小，故以相况。”虞翻注《易》亦云：“小鲜也。”洪兴祖《楚辞补注》则说：“小鱼也。”从这些注中可看出，此鱼个体极微、极小。刘逵、虞翻、郑玄、洪兴祖均不同意王逸注《楚辞》说鲋便是鲫鱼。因为鲫鱼不小，也不生长在井和溪谷浅水中。

三、《庄子·外物》说：“车辙中有鲋鱼焉。”这条鱼还活着，所以要求庄子给它升斗之水，让它存活下去。晋葛洪《抱朴子·刺骄》：“寸鲋游牛迹之水，不贵横海之巨鳞。”这条鲋鱼居然能在蹄印中活得优游自得，有滋有味，并不看重大海中的巨鳞，这只有鲋鱼才能做到，鲫鱼是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的。

四、从音韵学角度来看，古无轻唇音，例如“附”字，古代就读成“部”。《说文·阜部》：“附娄，小土山也……《春秋传》曰：‘附娄无松柏。’”桂馥义证：“襄二十四年《左传》文，彼作‘部娄’。”《何典》第七回潘慎注：“鲋，读婆。”今吴方言中仍读“鲋”为“婆”，是读的古音。“土鲋”当是“土部”的本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吴方言中所说的土部鱼，便是先秦典